

中國新文學 大師名作賞析

25

大師卷25

文學新浪潮的一面大旗

葉聖陶

〈經典作品〉

● 抗爭・五月三十一日急雨中

● 〈特別推薦・重要附錄〉

葉聖陶的生平和創作

葉聖陶年表

中國新文壇 大師名作賞析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葉聖陶



廣西教育出版社授權

《中國新文學大師名作賞析》叢書25

葉聖陶

文學新浪潮的一面大旗

選評編輯／辜也平 陳捷

史料顧問／秦賢次

總編輯／侯吉諒

編輯／羅惠新 張紫珊

校對／周家如

封面設計／李鈺賢

辜也平 侯吉諒

發行人／謝國城

出版者／海風出版社有限公司

登記證／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1757號

發行所／海風出版社有限公司

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8巷14號

電話：(02)3620202

傳真：(02)3622071

郵政劃撥：0113266-8號

印刷所／聯宇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次／中華民國八十年一月初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本社更換

定價160元

ISBN 957-553-014-4

榮譽證書

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作家作品欣赏丛书》(25种)

在全国第一届优秀教育图书评选中荣获一等奖。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中國大陸於一九八八年首次舉辦「全國優秀教育圖書評選」，由全國三十五家教育出版社組成的教育出版研究會，經過兩次嚴格的公開投票，推選優秀圖書，再經「新聞出版署」審定後頒發獎狀。本叢書能在眾多優秀圖書的競爭中脫穎而出，榮獲一等獎，足證其傑出成就和影響力。

〈台灣版出版說明〉

五四·中國·新文學

謝國城

七十年前的五月四日，整個中國開始覺醒。

那時，中國老舊社會的所有弊病，成為作家們敏銳觀察下的最好題材，一篇篇震撼人心的作品也因此推動了改革的浪潮。然而，七十年過去了，政治環境與社會體制都完全變了，中國人那些根深柢固的老毛病，證諸海內外的華人社會，似乎毫無改善——所以，出版這一套叢書，除了文學上的意義，更懷抱著「認識中國人的性格死角而強化體質」的希望和理想。

五四和新文學的興發，我們很難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找到相同的例子：一個歷史悠久、文化長期自成體系的民族，一個內憂外患、政權轉移的時代，一個舊傳統被懷疑而新價值尚未建立秩序的社會，一個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強烈抵觸、抗爭、融合的國家，一個同時出現各種人才的創造潮流。

創造新文學的那些人，至今仍是中國現代文學發展七十幾年來，最光輝燦爛的名字，他

們的作品至今仍是最偉大激昂的藝術；是他們和他們的作品，使中國的文學繼詩經、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戲曲、明清小說之後，再度創造了另一次美不勝收的高潮。因此，稱他們爲大師，並不爲過。

四十幾年來，無論海峽兩岸，都因種種因素，使得民國初年到三十年代的文學創作一直無法以完整面貌出現，不管從歷史、從美學、從藝術、從文學甚至從思想的角度來看，都是極大的傷害和遺憾。

值此兩岸各自開放脚步加快、彼此交流範圍變寬的時代，也正是還給中國現代文學史一個完整面貌的最好時候。

這套叢書的編輯兼顧了學術性、實用性和通俗性，除了收錄作者的傳世經典作品，評論、賞析與年表三者尤能幫助讀者了解歷史背景、提升文學的鑑賞能力、增進現代文學的知識。這套叢書能得到大陸「全國優秀教育圖書一等獎」，絕非倖至。我們希望以超越政治禁忌的胸襟、擺脫思想教條的束縛，單純而嚴肅地從文學出發，使那個光輝燦爛的文學年代，再度放射出奪目的光采。

民國七十八年四月於台北

編輯例言

一、《中國新文學大師名作賞析》叢書，旨在研究「五四」以來中國作家的藝術風格。以「五四」為起點的中國現代文學，開創了我國文學史的新時期，出現了群星燦爛、百花競發的局面，不論在思想上和藝術上均有前所未有的成就。本叢書主要通過對作品的集中賞析，來顯現作家的藝術靈魂，並匯映中國現代文學史的風貌，從而幫助我國大、中學生及愛好者擴大文學知識視域，提高文藝鑒賞能力，豐富精神生活，並促進當前文學創作的繁榮和發展。

二、《中國新文學大師名作賞析》叢書，以鑒賞為審美主要方法，並輔以評論專文和年表。「賞析文章」力求結合文學史、作家創作道路，及其美學思想，準確而精細地剖析作品的思想藝術特色；「評論專文」則全面地綜論作家的創作風格，評述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和貢獻；「年表」的目的，在反映作家的生活和創作情況；如此三者結合，可以有機地映現每一位作家獨特的藝術個性。

三、《中國新文學大師名作賞析》叢書，主要選擇能夠表現每一位作家藝術風格和特色的代表作品。一般以短篇為主，中、長篇和多幕劇則節選。同時，根據每位作家的情況，或側重某種文體，或以一種體裁為主兼顧其他。

四、《中國新文學大師名作賞析》叢書，要求選評者立論鮮明，各抒己見，言之成理，不落俗套。因此賞析寫法，不拘一格，文字清新活潑，深入淺出，雅俗共賞。

五、《中國新文學大師名作賞析》叢書，原屬廣西人民出版社文教編輯室業務；文教編輯室現經擴建為廣西教育出版社，今後叢書的編務和出版，概由廣西教育出版社負責。

六、《中國新文學大師名作賞析》叢書，今授權台灣海風出版社獨家發行大陸以外地區之繁體字版本。

廣西教育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

《中國新文學大師名作賞析》叢書序

姚雪垠

我國現代文學開始於「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這個運動是在提倡科學與民主的歷史要求下誕生的，因而它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化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一開始就與人民的命運聯繫密切；由於「五四」時期的歷史社會背景，造成近代西洋現實主義作品和理論，以及世界弱小民族文學被引進國內，而我國雖然也有過如「創造社」這樣有影響力的文學團體提倡浪漫主義，各種流派也曾競相爭鳴，致使文苑百花競發，但是新文學的主流是現實主義，幾十年來，仍是沿著現實主義向前發展。

現實主義、「爲人生的文學」、反帝反封建的愛國主義精神、提倡科學與民主的進步思想——這就是「五四」文學的特色。後來，形勢不斷發展，現實主義的思想內容亦不斷提高，直到今天，我國的文學仍然是在發揚和發展這一特色，因而也變成了一種傳統。如今，使青

年人了解新文學的「五四」傳統，認識幾十年來新文學所走過的光輝道路，十分必要，也十分重要。

因此，廣西教育出版社約請一些大學現代文學的教師和文學研究單位的現代文學研究工作者，共同撰寫這一套《中國新文學大師名作賞析》叢書，就是要幫助青年讀者以最有系統、最直接的方法，來認識「五四」以來新文學的豐富收穫和光輝傳統。

現代中國在經濟和科學技術方面是一個落後的國家，但是在文學方面卻是一個先進的國家。先進就先進在她的文學不是頹廢的、黃色的、空虛無聊的、販賣低級趣味的，而是一貫沿著現實主義的道路向前發展，為著現實主義的崇高理想而奮鬥。我們已經產生了如魯迅、茅盾、郭沫若這樣的偉大作家，還產生了許多傑出的和優秀的作家。我相信，由於打倒了「四人幫」，思想和文學得到解放，今後必將繼續產生更多偉大和傑出的作品和作家。但是我們的文學創作道路必須善於繼承和發揚我國三千年的、尤其是「五四」以來的光輝傳統，同時還要認真糾正我們曾經走過的一些彎路，這樣才能創造無愧於我們偉大時代的作品。

一九八一年四月五日於北京

〈專文評論〉

重探三〇年代文學的神話

蔡源煌

這是一篇純係「引言」性質的文章，拋磚引玉的意圖大於個人見解的闡述。文章之所以題爲〈重探三〇年代文學的神話〉，其實是帶有前瞻性的期待，旨在爲開放的禁地呈現較爲超然的評估。同時，我也必須說明，三〇年代文學是中國新文學運動以來開花結果的第一季大收穫，但是文中所要交代的自不限於一九三〇年代的文學，而多少作點歷史的回顧。

鄭振鐸曾說過：「胡適之先生的〈文學改良芻議〉，開始了文學革命運動。」（一九三四年五月《文學季刊》發刊詞）這個說法，依我看是可以確認的，同時它也對一般人將新文學的起源和五四運動相提並論做了有力的澄清。無庸諱言，新文學運動在五四期間，顧及了當時文化上、思想上較具全面性、撼動性的關切，使內容倍加具有時代意義，但我們也必須承認，五四的撼動，其主力大半來自文學界，這也正是五四文化運動最彌足珍貴的一面。

一九一七年《新青年》雜誌發表了胡適〈文學改良芻議〉這篇具有歷史意義的文章，當

時，胡適人在美國，稿子是由海外寄回來的。文中提出八項主張：

- 一、言之有物
- 二、不摹倣古人
- 三、須講求文法
- 四、不做無病之呻吟
- 五、務去爛調套語
- 六、不用典
- 七、不講對仗
- 八、不避俗字俗語

胡適的立場，可以說是針對文學形式的革命而肇設：面對歷來駢麗的文風，尤其是安徽桐城派的文學理念，胡適驟然提出不用典、不避俗字俗語的主張，反對的聲浪是可以預期的；而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學者把林紓、胡先驕、章士釗三人視為「反對新文學革命的代表人物」也早已成為定論。

除了文學的形式革命的要求之外，文學創作的態度及實質精神的提昇也同時成為話題。

五四以前，陳獨秀便指出：「吾國文藝，猶在古典主義理想主義時代，今後當趨向寫實主義，

文章以紀事爲重，繪畫以寫生爲重，庶足挽今日浮華頹廢之惡風。」這便是陳氏後來提出的〈文學改革論〉的雛型。在那篇文章中，陳氏肆意要力拚，不惜與頑固派、保守派敵對，文中所揭櫫的三大主張是：

- 一、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
- 二、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
- 三、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胡適的文章仍不失溫和，但陳氏這篇則態度強硬，而文中充分顯示出有關於破壞和建設的辯證性詞彙，目的在反對舊的、封建的文學；而爲了反對封建的內容，形式上不得不反對文言文——這便是新文學運動初期的工具革命，反對文言文，主張用白話文來寫，認爲白話文才是文學的正宗。胡適便說過：「在破壞方面只是說『死文字決不能產生活文學』，只是要用一種新的文學史觀來打倒古文學的正統，而建立白話文學爲中國文學的正宗；在建設方面，只是要用那向來被文人輕視的白話，來作一切文學的唯一工具……用來創造中國現在和將來的「新文學」（《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導言）。至於文學內容（或題材）上的革命，新文學的主張則與五四文化運動反封建、擁護民主的要求一致。

若比照「科學革命的結構」（湯瑪斯·庫恩）來看，胡、陳兩者立場的宣告，肇始了新文

學的萌芽階段，隨後在文壇上也出現了不同的文學社團，早一點的有新潮社、少年中國學會，最後則有現代評論社、語絲社、新月社等。然而，涉獵這個萌芽階段，便發現：「五四——新文學」一開始是以多元主義的形態出現的。初期，各個文學社團似乎不怎麼刻意去標示自己的文學立場，相反的，他們只在意如何去吸收新的激素，於是各有堅持亦在所難免。譬如說，少年中國學會一九二一年在南京開會討論學會的主義問題時，爭執得非常激烈，到會的二十三人各持一說，結果北京同人多主張要有主義，南京同人多主張不要主義。主張不要主義的六人，主張要主義的十七人，最後甚至於因這個紛爭而無形中把學會也解散了。

萌芽階段的試探和摸索，混亂的局面常因各社團的立場互異而顯得更尖銳。誠如李何林在《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一書的序言中開宗明義說的：自一九一七年起，在短短的二十年當中，「一方面受了世界各國近二三百人文藝思潮的影響，一方面因為國內外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變遷，使中國的文藝思想或多或少反映了歐洲各國從十八世紀以來所有的各文藝思想流派的內容，即浪漫主義、自然主義、寫實主義（現實主義）、頹廢派、唯美派、象徵派、表現派——以及新寫實主義（亦稱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但是，人家以二三百年的時間發展了這些思想流派，我們縮短到了『二十年』來反映它，所以各種『主義』或『流派』的發生與存在的先後和久暫，不像歐洲各種文藝思潮的界限較為鮮明和久長；或同時存在，或

曇花一現的消滅。」

鄭振鐸曾以周作人的〈人的文學〉一文（發表於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新青年》雜誌五卷五期）作為新文學建設基礎的奠基篇。不過，依我看，這也只是新文學在步入第二個階段——亦即批判性革命階段——的里程碑。周氏文中所謂「人的文學」，乃是以人道主義為本，主張對人生諸問題加以記錄、研究，關於物質生活和道德生活（愛、智、信、勇基本道德）的理想都能寫。他並且將人道主義界說為「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因為個人和人類族群是互動而相互依存的，個人愛人類，是因為人類中有我，與我相關的緣故。

自此，至一九二五年的「五卅」的幾年間，新文學的批判性革命醞釀到了高潮。這段期間又同時涉及新文學以來兩個主要社團——文學研究會與創造社——的論爭。文學研究會成立於一九二一年一月，列入發起人名單的有周作人、朱希祖、耿濟之、鄭振鐸、瞿世英、王統照、沈雁冰、蔣百里、葉紹鈞、郭紹虞、孫伏園、許地山等人。其中，顯然以周作人的文學理念最超然，但是在文學革命沸騰的年代，人們給予他的重視又不及沈雁冰。同年九月二十九日，上海《時事新報》刊出《創造季刊》的出版預告，被列為創造社同人的有田漢、郁達夫、張資平、穆木天、成仿吾、郭沫若、鄭伯奇等人。其實創造社的成員並沒有幾個，而早期實際上發揮過精神領導作用的也只有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三人。

歷來在探討這兩個社團的重要主張時，多半將它們之間的歧異說成浪漫主義與寫實主義的爭執，或為藝術而藝術及為人生而藝術的爭執。這幾年，我的發現逐步讓我覺得這種二元對立的觀察也有站不住腳的地方。五四——新文學初期，大部分的作家對歐洲浪漫主義的作品都很嚮往，這一則是時代的主題和文學題材的局限有以致之，一則是由於浪漫主義的作品呈現了個性解放的主題亦能迎合新文學的一部分精神。我想，更重要的是，當時的作家仍擺脫不了抒主觀情感的癖好——小說中常見的日記體、書簡體，甚至許多小說家慣用的第一人稱敘事法，都方便了作家喜歡主觀抒情的偏好。當然，主觀抒情若上達於感時憂國似又無可厚非，而拘泥於自我觀照或沈溺於個人感情的痛苦者，則難免被斥為頹廢沈淪。平心而論，像冰心、盧隱兩位女作家所寫的《往事》或《麗石的日記》或《海濱故人》都有主觀抒情的結晶，但也不失為新時代的代表作。

最有趣的是，在一九二〇年——也就是在高舉寫實主義和自然主義的旗幟以前——沈雁冰也提倡過「新浪漫主義」。他顯然是想要以這個「新浪漫主義」做為中國現代派的發軔，而這種「新」浪漫主義的靈感是得自於羅曼·羅蘭早期的作品。沈雁冰當時發表〈為新文學研究者進一解〉，結論中說道：「能幫助新思潮的文學該是新浪漫的文學，能引我們到真確人生觀的文學該是新浪漫的文學，而不是自然主義的文學，所以今後的新文學運動是新浪漫的文

學。」事後，沈氏描述自己當時的立場說：「我主張先要大力地介紹寫實主義和自然主義，但又堅決地反對提倡它們。……我認為中國的新文學要提倡新浪漫主義。」即使在一九二一年以後文學研究會開始提倡寫實主義和自然主義的時候，沈雁冰仍然認為「寫實主義不過是文學進化過程中的一段路程，決不是文學的極則」。因此，〈小說月報改革宣言〉中說：「寫實主義的文學，最近已見衰歇之象，就世界觀之立點言之，似已不應多為介紹；然就國內文學界情形言之，則寫實主義之真實精神與寫實主義之真傑作未嘗有其一二，故同人以為寫實主義在今日尚有切實介紹之必要，而同時**非寫實的文學**亦應充其量輸入，以為進一層之預備」（以上沈氏言論均詳劉納所著《論「五四」新文學》）。這裡所謂「非寫實的文學」便是指沈雁冰心目中寄以厚望的新浪漫主義。

事實上，無論是文學研究會或創造社的主要成員——例如沈雁冰、郭沫若——都曾經涉獵托爾斯泰的文藝理論，以及德國和俄國的浪漫作品。郭沫若在《浮士德》第二部譯後記確鑿地指出：「五四」新文學頗「有點像青年歌德時代的狂飆突起運動」，因為它們同樣是發生在「由封建時代蛻變到現代的一個劃時代的歷史時期」。創造社的作家熱愛著青年歌德和席勒，希望在中國也掀起一場「狂飆突起」的文學運動。（一九二〇年代，上海確曾出現過一個「狂飆社」，其成員包括長虹、高歌、向培良等，提倡「狂飆運動」，以超人自居，不久也就